

從東坡摩羯命格談黃道十二宮在中國的流播

廖藤葉*

前言：問題緣起

巴比倫黃道十二宮的星座概念流播世界，影響深遠毋須耗費唇舌說明，現今對談常問及對方或自敘所屬星座，當作性格與處事態度的註腳。既古老又現代的星占論命，永遠不退流行。在國際化的今日，接受西方十二星座觀念並加以運用，似為理所當然，但是如果問：黃道十二宮何時傳進中國？何時普及於民間？真正落實為天文、星占所利用是何時？可能是件大費周章的事。

黃道十二宮流播而來的時間點，在未進入深究的常識範圍內，最容易被追溯提及是明末傳教士來華宣教所帶來西方科技知識，其中又以李之藻(?-1630)、徐光啓(1562-1633)向利瑪竇(1552-1610)學習研究最為人所熟知。

利瑪竇於神宗萬曆十年(1582)抵達澳門，二十六年(1598)首次至北京，但是未被允許居住，轉而前往南京。二十九年(1602)第二次進京，為宮廷撰寫八首讚歌之後才得以定居，他是第一位獲准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¹萬曆二十九年同時也是李之藻、徐光啓認識利瑪竇的年份。李之藻《渾蓋通憲圖說》刊行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用圖說方式介紹星盤構造、原理和使用方法。下卷「經星位置圖說」即有黃道十二宮與中國星名的對應。²之後，徐光啓主持編纂《崇禎曆書》，使中國天文學體系發生根本變化，由傳統代數學體系轉為歐洲的幾何學體系。³清初開始任命西方傳教士主掌欽天監並成為慣例，直至道光六年(1826)為止期間，⁴西方天文學陸續傳進。經過時間推移，完全學習西方天文知識的今天，對黃道十二宮的認識已然普及，用於天文，也應用於附天文驥尾的命理占斷。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¹ 史景遷 (Jonathan D.Spence,1936-) 著，陳恒、梅義征譯，《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臺北：麥田出版，2009)，頁 399-400。

² 李之藻 (明)《渾蓋通憲圖說》(臺北：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冊 419、420 據守山閣叢書本影印，民國 55)，頁 81-97。

³ 《崇禎曆書》未及頒行而明亡，清初耶穌會教士湯若望將此曆作了刪改，稱《西洋新法曆書》，頒行於清順治二年 (1645)，後改稱《時憲曆》，今日民間普遍使用的農民曆即加上部分修正的《時憲曆》。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曆法曆書》(臺北：明文書局，民國 77)，頁 195。

⁴ 薄樹人，〈清欽天監人事年表〉，見劉君燦編著《中國天文學史新探》(臺北：明文書局，民國 77)，頁 553-578。

明末以來中國天文學的轉變爲人所知，對黃道十二宮的普遍流傳可能也視爲轉變之後理所當然的結果。但是，翻閱《全唐詩》赫然發現已有十二宮論命的片段：韓愈(768-824)〈三星行〉詩，清朝編纂者於詩題下加註，引用宋朝蘇軾(1037-1101)文字說明「我和韓愈出生月日同樣屬於摩羯座命格」。此段文字，透露十二星座論命早在宋朝東坡時代已然如此，絕非晚至明末清初。因此開啓筆者探索黃道十二星座傳入中國的時代與其相關運用的問題。詩題和韓愈相關，那麼，黃道十二宮用之於命理還能向前推到韓愈的中唐時代嗎？

一、蘇東坡的星座是摩羯？

韓愈〈三星行〉詩，提及「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的出生時間，月亮恰好位於斗宿。詩題下，編纂者以蘇軾文字說明東坡出生時也是「月宿南斗」的星象：

三星，斗、牛、箕也。愈自憫其生多訾毀如此。蘇軾云：「吾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其身宮亦在箕，斗牛宮為磨蝎。吾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⁵

引文中的「身宮」、「斗牛宮」和「磨蝎」即巴比倫十二星座的用語。「磨蝎」即是今日大家所熟悉魚尾山羊形象的「摩羯」，亦曾被寫爲「磨羯」、「磨碣」。由詩與註可見唐、宋時期認爲出生時「月亮在箕斗牛」位置的人「命格」不好，所以韓愈哀傷自身遭到許多毀謗。東坡的磨蝎命運是他自己說的，〈退之平生多得謗譽〉文：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⁶

從《全唐詩》載錄韓愈文字僅指稱「月宿南斗」的出生時辰，並未攀附西洋十二星座，指稱韓愈屬「磨蝎」命運的人是晚出生將近三百年的蘇東坡。因此，由這兩段文字，以十二星座論命無法向前推及於唐朝的韓愈時代。另外〈東坡昇仙〉一文寫於貶謫於海南島時，同樣感嘆與韓愈命格相同的文字：

…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

⁵ 康熙敕編，《全唐詩》卷339（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7），頁3798。

⁶ 《東坡志林》卷一（臺北：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民國54年），頁15。

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⁷

數段蘇軾文字明確指陳「斗牛間為磨蝎」的西洋星座觀，再加上中國「月宿南斗」的星占命運觀，使東坡屢次以韓愈遭遇作為人生命格的自我投射，〈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詩：「…後學過呼韓退之…生時宿直斗牛箕」詩句明確反映出相同的命格感慨：必然遭到各式各樣的口舌毀謗，似乎一切全是出生命格惹的禍。⁸東坡的出生星座真是摩羯座嗎？

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⁹北宋建隆元年(960)開國至南宋祥興二年(1279)覆滅，共頒行十個曆法。曆法雖多，但由天文學角度視之，並無多大進展，¹⁰依然是陰陽合曆，與現今民間普遍運用的「農民曆」相近。西洋十二星座以太陽通過該星座的日期而論，是陽曆。即使天文實測隨著科學演進越來越精確，太陽通過日期精準無比，原有黃道十二星座因此增加「蛇夫」而成為十三星座。同樣的，曆法隨之訂定更加準確。但是占星一直沿用西元前的星圖日期，並未隨科學進步而演化改變，以神祕、遙遠難明的古老性增添星占的神祕性。下表為星占所用日期與實際太陽通過黃道日期相互比對，「星座名」欄位採用星占名目，若與天文所稱不同，則以括弧註記天文學所使用的名字。

〔表一：星占與現今太陽通過星座日期差異表〕

星座名	星占太陽通過日期	現今實際太陽通過日期 ¹¹
山羊（摩羯座）	12月23日至1月20日	1月19日至2月16日
水瓶（寶瓶）	1月21日至2月19日	2月16日至3月11日
雙魚	2月20日至3月20日	3月12日至4月18日
白羊	3月21日至4月20日	4月18日至5月14日
金牛	4月21日至5月22日	5月14日至6月21日

⁷ 《東坡志林》卷二。

⁸ 王文誥、馮應榴（清）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45（北京：中華書局據1982年版四刷，1996），頁2430。

⁹ 蘇軾〈李委吹笛〉并引：「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卷21，頁1136）

¹⁰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曆法曆書》，頁177-194。

¹¹ 採用 Ian Ridpath（伊恩·里德帕斯）著，陳心維譯，《天文觀星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社，民國88）所記載的日期。

雙子	5月23日至6月21日	6月21日至7月20日
巨蟹	6月22日至7月22日	7月20日至8月10日
獅子	7月23日至8月22日	8月10日至9月16日
處女（室女）	8月23日至9月22日	9月16日至10月31日
天平（天秤）	9月23日至10月22日	10月31日至11月23日
天蠍	10月23日至11月21日	11月23日至11月29日
（蛇夫）		11月29日至12月18日
射手（人馬）	11月22日至12月22日	12月18日至1月19日

中西曆法的基準點不同，「農民曆」日期比起「陽曆」日期通常晚了一個月左右，因此，即使不知宋代曆法與現今農民曆的差距，但是粗估東坡出生的日期十二月十九日換成現今陽曆大約是元月十九日左右，對照上列星占日期表，大致還能稱得上出生時的星座是摩羯。因此，蘇軾的出生星座是摩羯可以成立。換算之後，如再晚個兩天，那麼，東坡即成水瓶（寶瓶）座命格。

韓愈、東坡所說的「箕斗牛」三宿的範圍，「箕斗」屬人馬座，「牛宿」為摩羯座一部分。〈東坡升仙〉文中「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換成今日話語應該是：「我的出生命格在斗宿，星座是俗稱射手的人馬座。」回看表格以對照日期，東坡星座如果是人馬，就得將宋曆十二月十九日的出生日期等同於陽曆時日，而不考慮兩套曆法之間的時日差距。這點，應該是不了解中西天文曆法相異點的占卦術士會出現的狀況。奇特是：東坡論自己和韓愈命運，不取人馬而取摩羯，大約是當時命理認知使然。雖然摩羯、人馬星座不同，性格命運應該有所差異，但是星占本身帶有相當大的糊模性，似乎也不用太過於深究蘇軾真正的星座是摩羯？或射手？甚至可能是寶瓶座。

二、中西合璧星圖與十二星宮論命

目前可追溯黃道十二宮是名稱先輸入中國，那連耶舍譯《天乘大方等日藏經》，譯者卒於隋開皇九年(589)，書譯出於隋初。圖像隨後傳入，「殘缺」二十八星宿與黃道十二宮圖像，有西元七至八世紀的新疆吐魯番唐代星占圖，僅存天秤、天蠍、室女三宮。長著翅膀的女神圖樣的室女宮已漢化並淪落成爲兩位女僕的形象，又被稱爲「雙女宮」。「大耗在巳」、「中耗在午」、「發

盜在未」、「今年太歲已下諸神煞方位新添…」等文字表明為數術吉凶占斷，¹²內容與中原地區所用相同，表明這是一件中原文化與邊疆、異國文化關係密切的實證。

時代較晚，比較有意義的中西合璧星圖是與蘇軾同時，在河北省有三張，全是張家口宣化區古墓內蒼穹頂。¹³其中最完整、最講究天文實務和藝術手法為張世卿墓。

張世卿亡歿於遼天慶六年(1116)正月，生前擔任過遼國高官。內圈二十八星宿和外圈西洋十一宮圖配合，少了金牛宮，因為此處為盜墓者破壞成為出入洞口。十一宮圖象如同吐魯番唐代星占圖一樣中國化，例如人馬宮在西方本是一名彎弓箭箭人的上半身加上馬的下半身之像，改為一位持鞭人站在馬旁形象；摩羯宮原本羊身魚尾怪獸改為龍頭魚身展翅形貌。¹⁴另外兩張星圖的墓主分別是張恭誘、張世古，屬天慶七年(1117)作品，星圖內容與前一張並無多大差距，只是內、外圈二十八星宿和黃道十二宮的位置互換，再加上十二生肖擬人物。¹⁵這些星圖引人注目，是因為中國天文遺物中第一次目睹二十八星宿與黃道十二宮兩種體系十分完整的配置形式。以二十八星宿星點連線的精準、畫風，這是屬於掌握權勢地位和知識者的星圖。

同一地區、三張圖繪製年代、內容，可以說在墓穴內安置天文圖為遼國當時官方富貴人家的流行時尚，已具有相當的普及性。

遼地三張星圖時間分別為西元 1116、1117，相當於北宋徽宗政和六、七年，地點是「河北省」，距唐代三宮星圖的新疆吐魯番不啻千里遠，三位墓主死亡時間離東坡去世只多 15、16 年時間。東坡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¹² 馮時，〈星象考源〉《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334-335。

¹³ 三張中西合璧星圖見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 年 8 期；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遼金壁畫墓〉《文物》1990 年 10 期；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遼代壁畫墓〉《文物》1995 年 2 期。此三篇文章於「中國期刊網」有篇目而無法讀取內容，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所藏《文物》，恰好無此三期，憾甚。幸而三張星圖迭見於天文學史和介紹古星圖書籍，並附有圖版或摹畫本，本文所引用資料，即註 15、16。

¹⁴ 陳美東主編，《中國古星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彩色圖版 6 和頁 19。

¹⁵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 337。

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宋、遼既相對峙又相互來往，星圖墓主可推測非貴即富，而且具備相當知識水準；東坡雖然難用富貴二字加以形容，但是生活還過得去，他的文學成就、學問無人敢置疑，實際能夠辨認的星名統計後至少有：北斗七星、織女、金星、昴宿、參宿、心宿、尾宿、箕宿、斗宿、牛宿。¹⁶時間、空間兩個因素放進去，對黃道十二宮的認識應該遼、宋一致：用於天文，也應該如唐朝用於星占。

十二宮與二十八宿結合做為星占自唐代已是如此，在天文實用上卻未能密切吻合。雖然中國早已有黃道十二宮與二十八星宿配置圖，而且不只一幅，然而黃道十二宮天文體系一直未受重視，畢竟十二宮與中國原有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相重複，直到明末之前，中國運用都是土生土長的天文知識。¹⁷

表面上，黃道十二宮早已成為中國星占的一部分，但是能否「真正」於星占中落實？或者只是如天文星圖中的對照點綴品，為粧點星占神秘感的圖像或文字？

前文已敘蘇軾出生時的星座，依日期而言，如經過農民曆與陽曆換算，屬於摩羯座，有東坡說「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的文字做印證。若是將農民曆日期與陽曆劃上等號而不換算，星座屬於射手座，這種情形也有東坡自敘「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作為驗證。三星座相連，但命格理應不同，蘇軾〈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詩對自己出生命格是如此寫的：

…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為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¹⁸

詩中「宿直」二字點出二十八星宿的特點，與《全唐詩》「斗牛宮為磨蝎」的「宮」分屬中國、巴比倫不同天文體系。東坡生日以宋曆而言是十二月十九日，將近過農曆年時候。「月宿南斗」的月亮、星宿關係位置決定命運的傳統，與黃道十二宮用生「日」太陽位置論星占的陽曆有根本差異。

¹⁶ 廖藤葉〈由詩檢定蘇軾的天文能力〉《通識教育學報》第3期，民國98年12月，頁41-58。

¹⁷ 此為定論，除見於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339外，亦見於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古代天文學史編》（臺北：明文書局，民國73），頁251。

¹⁸ 《蘇軾詩集》卷45，頁2430。

現代人所說屬摩羯星座的人，意指出生當天的太陽位置恰好在摩羯座上，〔表一〕「太陽通過星座的日期」欄位足以說明。既然太陽位在出生星座上，星點為刺眼陽光遮掩，根本無法見到，同樣的，出生當時「月宿牛宿」的景象也因陽光而無法觀測。至於，牛宿旁邊的斗宿，「月宿南斗」也躋於觀測難度太高的行列。從實際觀測而論，同一時間、同一星象「可觀測」和「不可觀測」兩者矛盾衝突，無法並列。數術星占卻不論實際現象的矛盾，而將兩種無法相容星空現象並列而為占卦服務，以模糊、籠統的特性為渺茫難明的人世命運作註解，此點由蘇軾詩文判斷分析，分屬摩羯、射手兩者皆可而得知，更印證星占系統的幽微難測，科學難以進行剖析。

東坡文章影響力驚人，對命運的感嘆使後人援加引用而成典故，元代尹廷高〈挽尹曉山〉詩：「清苦一生磨蝎命，淒涼千古未陽墳。」¹⁹侯岐曾(1579-1647)於晚明覆滅時的丙戌年(1646)四月廿四日日記上載：「是日沔、泓先後為予吳門果有奇讖。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予惟一笑，付之命宮磨蝎而已。」²⁰命宮磨蝎為冷僻典故，以稱生平遇事多折磨不利者。

相對於摩羯座而言，其它十一星座未遇如東坡高知名度的文人加以記載，以致於湮沒，不知宋朝當時對其它十一星座命格是如何解釋的？雖是遺憾，卻留下許多想像空間以揣度當時以中西兩種不同體系論命的情形。

三、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流傳民間的黃道十二宮

2010年八月意外得到一筆資料，恰可做為黃道十二星座流傳民間，為民間所運用，使用者卻不明其來由的佐證。查閱1985年於山西省上黨地區潞城縣崇道鄉南舍村發現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手抄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²¹大量戲劇齣目為研究傳統戲曲不能忽略的重要資料，赫然於其中發現黃道十二宮名稱。

萬曆二年的時間點早於利瑪竇來華，更早於李之藻《渾蓋通憲圖說》、徐

¹⁹ 尹廷高（元）《玉井樵唱》卷中（臺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²⁰ 侯岐曾（1579-1647）《侯岐曾日記》，《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25。

²¹ 簡稱《禮節傳簿》，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編《中華戲曲》第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有全文影印及寒聲、栗守田等人的〈註釋〉與〈初探〉，頁1-136，本篇引文與說明俱依此本。

光啓《簡平儀說》、《幾何原理》出版的萬曆三十五年。因此可視為未受西方傳教士帶來天文科技的影響，純粹是黃道十二宮名稱、圖像於隋、唐傳入中國之後在民間沉潛流播的結果。

《禮節傳簿》擁有者是出生於堪輿世家的曹占鰲、曹占標兄弟，他們的遠祖曹震興活躍於嘉靖年間(1522-1566)，於明朝中葉起擔任陰陽先生，其孫曹國幸手抄此本。堪輿工作除了判定陰宅祖墳地理風水之外，還在迎神賽會、建醮拜拜活動中擔任「禮生」唱禮的司儀工作。《禮節傳簿》就是唱禮的工作手冊，裡面備載奉祀二十八星宿某一神值日時該講的臺詞、敬奉第一盞酒時該演奏音樂、戲碼。簡單講，這本手冊就是曹家賴以維生的重要飯碗。僅舉其中片段來說，如果這次三天迎神賽會中，堪輿先生算定該日為「畢宿」神靈值日，那麼奉祀畢宿時，禮生高聲喊唱下列臺詞：

畢月烏值日，潞城縣南賈村維首同主禮生，姓○，為享祀神祇供饌獻樂事，照得是日頭場（正賽、末賽）之期，係畢宿值日：人形，頭帶氈冠，赤衣、紅裙、朱履。手執彎弓，向前而立，好食熱物。置下龍笛，小石調，第五品，行三曲：《嘉慶樂》調、《湖渭州》、《喜新春令》并魚。此八星行一十六度，上居金牛宮，下臨趙地，隊戲陳列於後…

將二十八宿與東漢光武帝雲臺二十八將、二十八種動物、神明形象的衣著打扮、性格、與之配合的音樂宮調、黃道十二宮、分野全部縮繫在一起，顯示民間信仰體系龐雜無章、莫名所以的特色。現單獨將二十八宿與黃道十二宮的配合，依《禮節傳簿》摘錄下來列表比對：

〔表二：《禮節傳簿》二十八星宿與黃道十二宮對照表〕

二十八宿	黃道十二宮	二十八宿	黃道十二宮
角、亢	天秤宮	奎、婁	白羊宮
氐、房、心	天蠍宮	胃、昴、畢	金牛宮
尾、箕	人馬宮	觜、參	陰陽宮
斗、牛、女	磨蝎宮	井、鬼	巨蟹宮
虛、危	寶瓶宮	柳、星、張	獅子宮
室、壁	雙魚宮	翼、軫	雙女宮

抄本無圖像，有許多「同音」錯字：《嘉慶樂》記為《加慶樂》；《湖渭州》

記成《湖謂州》。黃道十二宮「天蠍宮」一律記為「磨蝎宮」，而「磨蝎」還是「磨蝎」；有一處「金牛」誤為「金羊」，翼宿的「雙女宮」誤為「雙魚」。

這種抄錯文字對研究者而言十分珍貴：第一、代表文學素養不高，純度百分之百的「民間」色彩。第二、顯見西洋黃道十二宮已和中國二十八星宿結合在一起，普及於民間。儘管無法如天文愛好者一眼看穿兩者配合的不夠妥當，但是將黃道十二宮轉變為替風水、占卦服務已無疑問。第三、傳抄者不知「天蠍」與「磨蝎」不同，「雙魚」和「雙女」有異，有「金牛」而無「金羊」，是黃道十二宮未能真正進入風水命理堪輿世家知識領域的有力證據，尤其對照二十八星宿名全部抄對了的情況下，二十八星宿是有些冷僻、容易寫錯的字，如奎、昴、翼、軫、觜等。可見傳抄者只是將黃道十二宮當作點綴，視為備而不用，而又高深莫測的神秘性資料。

另外，《禮節傳簿》發現於窮鄉僻壤的村莊，傳抄收錄者是世代父傳子業的堪輿世家，遠祖曹震興生活於嘉靖年間，將黃道十二宮記載入內，當然不會是「新」的創造，而是長久以來流播的結果。雖是孤證，至少可以知道明代嘉靖年間，黃道十二宮「名稱」已在民間普遍化了。

結語

黃道十二宮「名稱」隨佛經傳至中國的時間點最晚在六世紀末、七世紀初的隋初，「圖像」隨後於唐代傳來，用於星占，時間被考定於七、八世紀。

韓愈生活於八、九世紀之間，雖然當時已有將黃道十二宮和二十八宿結合以論命的佐證，但就現存資料看，他本人只以中國星宿推衍命理，未談及西洋十二星座。活躍在十一世紀中期之後的蘇東坡，將西洋十二星座的磨蝎和中國星宿論命結合，用以指稱自己命格，可見生活中運用中、西方合併星占命理者大有人在，卻未能探究兩套星占的衝突處，只取「合乎個人解釋」的意義部分。蘇軾的星占運用，有同一時代的遼金墓壁畫的中西合璧天文圖可以相互印證，畢竟天文學上的運用比星占來得難度高太多了。

明嘉靖年間的十六世紀，山西偏僻地區的《禮節傳簿》載的十二星座，是一份備而未加以妥善用的資料留存，因此，其間有許多錯字、星座誤認，卻可以印證西洋十二星座於民間的沉潛伏流與逐漸普及狀況。

經過明末以來耶穌會傳教士宣教並輸進西方科技的歷程，今日的天文曆算完全採用西方天文知識，連帶使黃道十二宮論命更為興盛流行。或許可以

說，東坡論命、中西合璧天文圖和《禮節傳簿》記載，是黃道十二宮於隋、唐傳入普及化的結果；當今愈演愈烈的十二星座占斷，則為明清以來隨天文學傳輸而「再次影響」的結果。

參考文獻

- 蘇軾(宋)，《東坡志林》(臺北：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民國 54 年)。
- 尹廷高(元)《玉井樵唱》(臺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 李之藻(明)《渾蓋通憲圖說》(臺北：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冊 420 據守山閣叢書本影印，民國 55 年)。
- 侯岐曾(明)，《侯岐曾日記》，《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清聖祖敕編(清)，《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7 年)。
- 王文誥、馮應榴(清)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據 1982 年版四刷，1996)。
- 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編，《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中華戲曲》第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 月)。
- 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著，陳恒、梅義征譯，《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臺北：麥田出版，2009 年)。
- 伊恩·里德帕斯(Ian Ridpath)著，陳心維譯，《天文觀星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社，民國 88 年)。
- 陳美東主編，《中國古星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古代天文學史編》(臺北：明文書局，民國 73 年)。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曆法曆書》(臺北：明文書局，民國 77 年)。
-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 廖藤葉，〈由詩檢定蘇軾的天文能力〉《通識教育學報》第 3 期，民國 98 年 12 月，頁 41-58。
- 薄樹人，〈清欽天監人事年表〉，劉君燦編著《中國天文學史新探》(臺北：明文書局，民國 77 年)，頁 553-578。